



## 落叶书店

◎展颜

没想到,秋天里第一次赏叶,竟是在书店里。

那是仲秋的一个午后,我去家附近的商场随便逛逛,无意间看到开了间新书店。店面被刷成了银杏黄,颇有秋天的感觉,不由被吸引着走了进去,只见地面、书架以及读者可坐读的桌椅上,到处都洒满了落叶。原来,这是一间“落叶书店”。

在常人眼里,叶子自树上落下,它的使命已然完成。最终归宿,无疑街边的垃圾桶吧?可是动一动脑筋,把秋天搬进书店里,落叶便焕发出了“第二次生命”——让枯朽发黄的落叶成为烘托氛围的一种道具,我由衷发出“好美”的赞叹。

踩着脚下的落叶,发出轻微的“嘎吱”声。这声音使我疑心自己是否正在一场梦中漫游。这是乡村吗?我分明闻到了花草树木的芳香味道,甚至还感觉到一阵秋风放慢了脚步正温柔地拂过我的脸……可是,我确定自己不在乡村。这间位于城市里的书店,别出心裁地将城市与乡野、人与自然融而为一。整天生活在都市钢筋丛林里的人们,干涸的心灵太需要大自然的滋润了。“落叶书店”,无疑做了一个前卫尝试的表率。

我走向书架,看到每个书架都有一个定位,分别是“City”“People”“Country”“Nature”,契合“落叶书店”的风格。所陈列的书籍以摄影艺术类为主,我挑了两本,临窗而坐。金色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书店,光影交叠之下,时光变得从容、缓慢而闲适。

我翻开的第一本书,名叫《Bright, Bright Day》,大开本,红色封面上印着一家三口的笑脸。里面大片的留白,不规则排列着一些生活与景观的照片。图片并没有配文,一切尽在遐想中。书中特别安插了一片蝴蝶拉页,像是一个折叠的空间。“Bright, Bright Day”按字面来译,应译作“明亮,明亮的一天”,不过这本书却将中文名译成了《空日》。沐浴在秋阳里的我,心想“空日”确实比明亮更有余味。它并非指特定的某日,但又可以指代闲空的日子。于我来说,坐在“落叶书店”里读书的这一日,就是我的“空日”。

拿到的第二本书,更像是一件礼物,绿色书皮外扎着绿色丝带,书的名字也就叫《礼物》。打开后,是一幅幅花卉图,均是一位病中的母亲所画。母亲瘫痪在床,是女儿鼓励她拿起了画笔——这本温柔的小册子,是母亲与女儿深情的交流。书的背面,是母亲写给女儿的一封信。字迹不太规整,因为瘫痪的母亲罹患类风湿关节炎,手指无力,握笔的姿势与常人不同。可是我依然被深深感动了,“曾经受伤的地方,纷纷开出了花朵。”有时候,残缺也是一种美。就如这些枯朽、发黄、残败的落叶铺满在书店里,谁又能说它们不美呢?

## 绿茶画名家书房·沈星

1978年生,江苏南通人,主持人。



**沈星书房** 沈星曾在凤凰卫视主持一档“大家书斋”节目,探访众多名家书房。也许因为看到了很多好书房,她家书房的布置古色中有浪漫,古典中又具现代感。



### 错位的复仇:伍子胥传奇

刘勃著  
新星出版社

本书是刘勃“拆装《史记》”系列第一本。这是刘勃继“青春中国史”后又一力作,巧妙拆解《史记》的原有文本,通过考证、比勘、推理、猜想,将其拼装成另外一种故事结构,试图在宏大叙事和真实历史之间,寻找属于个体生命的鲜活故事。

### 原子与灰烬:核灾难的历史

[美]沙希利·浦洛基著 李雯露等译  
广东人民出版社

作者试图从历史上六起标志性的核事故中寻找核灾难的根源,以细致严谨的调查,分析了六起事故的技术和人为因素;以文学化的笔调,再现了惊心动魄的灾难过程,更以学者的敏锐,探寻真正值得关注的

政治、社会与文化因素。

### 文明:中西交流三千年

张国刚著  
大有书局

本书自先秦而至明清,自内陆而至海洋,追寻先人足迹,通过周穆王西巡、张骞通西域、玄奘西游、郑和下西洋、徐光启译介西方科技著作等记载,讲述古老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交流、碰撞及相互滋养的历史进程。

### 狂人时代:人类失败与崛起之旅

[德]约翰内斯·克劳泽等著  
强朝晖译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本书追踪了人类征服各大洲的旅程,穿越北极和沙漠,畜养动植物,克服看似无法超越的自然边界,并展示了人类从过去吸取经验教训,从而在未来的危险中得以幸存的方法。



## 容庚“不能办事”

◎苏妹

1931年1月23日,容庚日记记载:“求治太急,任事太勇,余亦正坐此病。顾颉刚在广东中大建设甚多,然颉刚一去即行停顿,皆未尝养之以渐。故其人存则其政举,其人亡则其政息也。”似乎故人不无微词。而顾颉刚在私底下对容庚也有过苛评,说他“真不能办事”。

1932年2月,顾颉刚在杭州避难,时任《燕京学报》编辑委员会主任的容庚来函,为该刊第11期约稿。3月13日,顾颉刚复函说,“弟决作《从《吕氏春秋》中推測《老子》之成书年代》一文,约两星期内寄上”。约期已至,却未成文,3月30日,殷履安对顾颉刚说,“《燕京学报》提早出版,现在就等你一文,一星期后你文可以寄来,是吗”。然而“一星期后”,顾颉刚未能够脱稿,到了4月8日,“大体已作好,惟须修改及抄写,大约下星期可寄出”,遂请容庚“稍待为感”。4月17日,又去函说,“兹已作就,计二万余言,惟尚须统行修改一过,准三日内发出,万望稍待”,还解释道,“一月来,弟忍了失眠的痛苦以作文,现在作好,性命几乎送了半条,幸勿更以迟延为咎”。4月22日,终于成文,“总计经历56天,不可谓不久”。容庚为人“躁急”,故顾颉刚深恐误期不登,“特陈必登的理由”若干,诸如“此文在弟胸中盘旋已历十年,故其中心得甚多。印出之后,必可在学术界发生影响”之类。可是此文最终未赶得上付排,只得改寄《史学年报》发表。

对于顾颉刚的延宕,“希白(容庚之字)累次来催”,即便其函未见,但从顾颉刚的“幸勿更以迟延为咎”等措辞看,已然引起容庚不满,甚至不假辞色。此事件后,容庚给顾颉刚写信总是“寻相骂”,顾颉刚向殷履安埋怨道,“希白真不能办事”。不过,“只因知道他胸怀坦白而单简,不似孟真般的猜忌”,顾颉刚则“不和他答骂”,抑或自知理亏,心有所愧而使之然,也未可知。



## 大作家与珍本书的故事

◎苗斋

里克·杰寇斯基《托尔金的袍子》有一个副标题:大作家与珍本书的故事。这里的“大作家”是英美现代著名小说家和诗人,“珍本书”指首版书、签名本、手稿之类。

杰寇斯基是一位书商,专门贩卖珍本书。他以很高的价格收进,又以更高的价格售出,获利不菲,以至于辞掉大学教职,全身心地去做珍本书生意。学校一位同事表示不解,觉得他“非常大胆”。他却说:

“每当想到还要在大学里再混上二十五个年头,我就觉得你能坚持下去才真正属于英勇无畏。”

考虑到要养家糊口,杰寇斯基的离职行为相当冒险。不过,他擅于经营,第一年的纯利润就是教授年薪的两倍,而从中获得的乐趣则超过从前百倍。于是,他一路走来,孜孜不倦,并乐意与人分享亲历的趣事。《托尔金的袍子》一书,便是源自他在BBC的系列广播节目。故事

很精彩,珍本书很稀有,大作家则很多都在世,有的还直接参与到买卖中来。名著出版的内幕,交易往来的细节,让对这些作家作品早有所闻的读者大开眼界、连连称奇。

由此想到,中国现当代文坛也有不少大作家及经典名著,但由于出版制度和收藏意识的缘故,珍本书的市场尚未形成规模,更没有像杰寇斯基这样内行的经营者和写作者,实在是寂寞得很。